

历史:回忆,玩味,传授经验

关于老一辈文人的往事,亲身经历的出版界的 22 个事件,用浪漫新笔描写历史人物,对美的欣赏离不开对艺术史的了解……本期读书版上介绍的书都有“历史”这个元素。历史,有回忆,可玩味,给当代传授经验,也激发今天的灵感。

看范用先生回忆往事

◎ 彭智辉

倘若要我给范用先生写一出戏剧,我想我会把他写成一只蠹虫,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书虫,古书中又有白鱼、衣鱼、银鱼的雅称。想必范用先生会原谅我这后辈的天真狂想,因为他素来喜欢漫画,也收到过很多漫画家为他画的肖像,如贺友直画范用“练摊儿,摆地摊卖书,每斤两毛”,黄永玉画范用“宽袍大袖古人装,挟书又煽扇,想是喝多了”(见《漫画家与范用》一文),书人模样煞是可爱。我所写的也无非是在众多画像中增加小小的一怪癖。而蠹虫和卡夫卡笔下甲虫的最大区别,我想就是它从来不会感到恐慌,只要有书为伴。以上种种,均是范用先生这本《相约在书店》告诉我的。

《相约在书店》辑录了范用先生的 76 篇文章,由同样是书人的子聪编选,眼光自是有独到处,较之前些年恰巧同名但编排方式完全不一样的“煮雨文丛”也不遑多让,且有单独意义在。奈保尔说,阅读人物传记,其“生活、怪癖和友情”的所有细节可以为我们展开。而最好的人物传记莫过于作者自己写的文章。无论是回忆,还是谈论现象、问题,他们长年蛰伏在内心深处中的自我,将有朝一日袒露人前,通过文字,讲述他的诚实。特别是如范用先生这样的老一辈人,他们的传统正是敬惜字纸,是日常生活中带有神异性质的东西。

他们写作,会想到文字诞生之初,饱含宗教意味的神秘、严肃,会想到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会想到那些反复告诫我们“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立言先祖。他们下笔,如临渊履冰,希望每一个字都对得起这些词语。这样的老派作风,常让人感动。

我喜欢看范用先生回忆往事,当一个老人站在他河流的人海口,回望群山时,那些琐事和细节都浸润在了一层温柔的诗意里。贴满“伏星”(作者小名)两个字的墙壁,无锡街头唱卖新闻的人,吃坟头甜草的乡下孩子,开玩笑要他娶一块儿玩耍的小女孩当堂客的大人,会做生意要孙儿帮忙捂脚的外婆,整天愁眉苦脸规规矩矩爱看小说的父亲,还有童年最要好但因为搬家分离的朋友(尽管过了六十年,还会写一封没有地址的信给她,像一个执迷不悟的万卡),爱看电影推荐他去试镜当小明星的老师,以及花生、豆腐、蚕豆、茶一类童年的吃食……这是他的深情。

其间也不乏金刚怒目的时候。在“文革”中听到曾经邂逅的演剧队姐姐被造反派揪出,剃阴阳头、跪马路,他怎么也无法平静,那时他也正遭受着同样的侮辱。想起荒唐的年代,书每次都会博得成万恶之源的名头,他会叱责“难道教训还不够?”他怀念编刊物永不妥协的韬奋,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时不作任何删节出版巴金的《随想录》。

在我阅读的过程中,我总要试图在脑海中勾勒作者写作的场景,是坐在椅子上,还是站立不安、四处踱步?他们动笔时是白天还是晚上,窗外会有树影投射到纸上么,又或者灯光下,飞蛾颤动,钢笔摩挲?然而一切仿如米沃什在一首诗里描述的:

“这样,在一本从废墟里
拣起的书中,你看见一个世界涌出,
并以它遥远的困倦的过去闪光。”

《一本废墟里的书》,诗题补足了我的想象,我能看见一只自在的蠹虫在书页之间生活,即使历史坍塌如故,它也会吞下那些碎片,那些纸屑,等待某一刻需要建造的时候反刍,告诉后来者历史原来是这个样子,如果世界断裂了,缝隙只有依靠书籍才能粘合。因为相对于短暂而脆弱的人来说,书籍确如布罗茨基在《怎样阅读一本书》中谈到的——“比我们自己更能实现无穷”。人类也只有从文字发明的那天起,才获悉了自己的起源。

我们与动物的区别也在于此——我们渴望知道过去,否则我们将无法确定现在和面对未来。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写过一部小说,讲的是一只蠹虫偷偷混进了诺亚方舟,目睹了历史如何遭到了变形。的确,历史常常无法保证自身的真实,但它不妨碍我们诚实,我们仍有讲述的权力和必要。

马可·波罗:以另一种形象复活

◎ 王亚岗

《马可·波罗情人》是黄尚出版的第三本长篇历史小说。黄尚本名叫黄华旗,他为什么热衷于写历史小说,这其中是有原因的。他在 2010 年出版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留碧》后就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留碧》讲的是进士出身的民族英雄黄淳耀在清军“嘉定三屠”中率领百姓抗清壮烈殉节的故事,黄华旗是黄淳耀的第十五世孙,从小耳濡目染受前辈们“黄家风骨”的熏陶,也像祖上一样,喜欢诗文,喜欢让记忆与思考永久地流传。

看过《马可·波罗游记》的读者,都会对马可·波罗这位知识渊博、冒险探游的大旅行家肃然起敬。黄华旗也喜欢探游,可能是《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他这本书的创作,也可能是他本来的游历使他更为强烈地要完成这部《马可·波罗情人》。他在后记里说道:我的双脚“探游”过世界的五大洲,亲眼所见意大利罗马角斗场、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英国苏格兰高地、法国巴黎圣母院、瑞士阿尔卑斯山、俄罗斯涅瓦河、新西兰皇后镇、澳大利亚黄金

海岸、南非的好望角、迪拜哈利法塔、泰国的芭堤雅、马来西亚蒂旺山、新加坡狮城等二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个自然景观、历史古迹、建筑文化。他深感“探游”给人带来的震撼。

《马可·波罗情人》采用单线型结构,讲述的是元朝忽必烈大汗的特使——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中国近二十年后,乘船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儿汗国(今伊朗)可汗阿鲁浑完婚。在长达两年两个月的海上旅途中,九次泊港探险,发生了九个故事。马可·波罗与阔阔真公主在朝夕相处、



交往交谈中彼此倾情,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浪漫故事。小说主要以阔阔真公主用提问的方式,马可·波罗以回答的方式把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和所遇到的各种人文趣事娓娓道来,其中还叙述了与忽必烈的关系及扬州当官的故事。小说通过马可·波罗之口道出的,都是宋元时期中国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衣着饮食、印刷技术、琴棋书画等等,优雅传奇。域外与西方的文化,同时是表现的元素。作品从另一个侧面颂扬了中国和意大利两个东西方伟大文明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经济与文化。

小说节奏明快、波澜起伏而又行云流水似的叙事方式与结构安排,很适合当代人的阅读节奏。书中用大段的对话来塑造人物,既有细节又见性格。小说的语言清新准确。我们在小说中认识的浪漫的马可·波罗,不同于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马可·波罗,是复活,又是提升。作家精心用文字创造、再现出一幅幅鲜活活动人的历史画面与历史场景,令我们在审美中获得愉悦与思考。

让美带上历史的细节与温度

◎ 顾文豪

十八岁的少年王希孟画出了弹眼落睛的《千里江山图》,惹人梵高的初习作品闪耀着珍贵的禀赋,早期文艺复兴的捣蛋鬼布法·马可落笔生猛残暴,让人惊心动魄,印象派哥们儿执着于追摹光影的变化,调戏笔触,耍弄色彩……这些美术史上的人物、作品、轶事、趣闻,这回一一聚拢来,似乎在说,你知道吗?

切莫误会。聚拢的处所,这回不是大学校园的课堂,不是美术馆的展厅,更不是拍卖行的柜台,而是在画家陈丹青的讲稿里,一份视频节目别致特殊的文字讲稿。

说别致特殊,或许言重了,早些年读到澳大利亚著名艺术史家罗伯特·休斯的《新的冲击——写给大众的西方现代艺术的百年历史》,即是其给 BBC 录制的八集纪录片的文字稿。对我来说,《新的冲击》对我冲击最大的一点,在于它破除了我们自小习见的那种幼稚的艺术史知识训练(即便幼稚,我们还不一

定有),它告诉我艺术不止是艺术本身,每个时代的视觉形式都始终与所在时代的一些重大文化问题关系密切,换句话说,艺术是一个时代人们的思想与生活的具体化表达,是多种社会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我这么说,当然不是想要为艺术反映论张目,我只是意在强调,单纯欣赏美并非艺术欣赏的唯一目的,唯有深入历史深处,艺术之美的奥妙才会全然呈现。

让美带上历史的细节与温度,这种无与伦比的阅读感受,在休斯《新的冲击》里有,在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里有,而今在陈丹青的《陌生的经验》里我再度感受到这种冲击。

我记得陈丹青早有一念,要写一本《次要的作品》,谈谈那些美术史上从未在聚光灯下的佳作。我不知道如今这部《陌生的经验》算不算是遂愿之作。但所谓主要、次要,背后开显的正是作者自己的历史意识——



王国伟的三部曲

◎ 邓伟志

已从“初出茅庐”跃为“名扬四海”了,四面八方都争先恐后地向她组稿。由于名人记住王国伟是最先组稿人,又是继续组稿人,便答应为王国伟所在的出版社写书,让王国伟看到了“灯火阑珊处”。

第二部曲是在编书过程中游刃有余。谁都知道,天下没有无可挑剔的文字。对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也有人指出:“何必用‘与’、‘共’二字?”在今天的集体创作中,是用“推”字好还是用“敲”字好,难免有不同看法。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出版家既要学会择善而从,又要使不取者心安,让大家继续发挥集群效应。王国伟做到了这一点。

第三部曲是在出书之后要冷静地对待

王国伟先生现在是大学教授,可 he 曾经是出版家。读了他的《我经历的 22 个出版事件》深感出版工作的艰辛。出版之路是既曲折而又坎坷,可是王国伟还是走过来了。

清末,被后人称为“新史学开山祖”的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集前人的名句讲述了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第二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第三境界。从今人王国伟所经历的 22 个出版事件看,他在出版上似乎也经历了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在组稿上坚韧不拔。王国伟以敏锐的眼光向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组稿,遭到婉言谢绝,似乎是断了“天涯路”。一年后,他继续向她组稿,她答应了。可这时她

社会的评价。有位早已过世的省报总编把编辑工作说成是“吃批评饭的”,不是没有根据。王国伟出版了《沉浮》一书后,上面有人下令停止出售,这让出版人“衣带渐宽”,不一会上面的另一些人又要对《沉浮》宽衣、松绑,允许出售。月有圆缺是正常的,可对当事人来讲又是很难办的。好在经过忽沉忽浮历练的王国伟并未因《沉浮》的沉浮而憔悴。他“终不悔”,只不过是皱一下眉头之后又微微一笑而已。这表明他已进入了成熟出版家的境界。山总是山,水总是水。出版史是由一个又一个出版事件组成的。出版史是历史的一个侧面,也能折射出历史的多面。读一读,嚼一嚼王国伟的《我经历的 22 个出版事件》就能体味到这一点。教授是教书的,出版是编书的。教书的也少不了继续编书。教与编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懂得了编书的真谛教起来才更有劲。祝贺王国伟成为疾风中的劲草!